



朱非

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春节期间尤为明显。

连续两年春节前夕疫情出现反弹，为了不给防疫工作添乱，我和留沪的家人商量一起原地过年。去宝山寺祈福、豫园逛灯会、世纪公园赏梅，“原年人”体会了一番别样的年味。

逢年过节总有不少人去寺庙烧香拜佛祈福平安顺遂，春节祈福也成了我们每年的保留节目。正月初一，我们一行人结伴前往宝山寺祈福。

宝山寺位于宝山区罗店镇美丽的练祁河畔，是上海规模最大的寺庙。新建后的宝山寺是全木质的唐代建筑风格，非常宏伟秀丽。

据说寺庙建筑是由非洲红花梨木打造而成，没有使用一钉一铆，每一根柱子都是一棵树，着实令人赞叹不绝。置身寺内，静心祈福，祈愿新的一年疫情散去，家家团圆。

春节最有年味的地方当属豫园灯会了，纵使人山人海也抵挡不了游客看灯的热情。

豫园灯会主题每年都是围绕生肖展开的，同时会呈现当年中发生的大事件。今年灯会的主题是“虎跃东方”，春节期

间又恰逢冬奥举办，在国内广场上就会看到本年度的主角——老虎。周围还有与冬奥主题有关的小老虎，形态各异，有滑冰的、有冰壶运动的，萌态可掬。当然人气最高的还是上九曲桥看花灯，这个地标建筑寓意着从曲折走向平坦，桥上行人络绎不绝，真是年味十足。

“最是年春好处”，赶在立春当天，我们去了世纪公园游玩。总算告别了前些天的阴雨绵绵，趁阳光正好，我们前去园内赏梅。来回穿梭在梅园中，一起感受着春暖花开。大家纷纷拿出手机记录此刻的美好，随手拍都很出片。

微风轻拂，一阵淡淡的梅香扑鼻而来，真是醉人心脾。

园内有不少同来欣赏美景的人，有体验湖上游船的、有悠闲骑车游园的、有草地搭帐篷露营的……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不远处湖面上游来三两只鸭子，与游客互动，这里还真是放松心情绝佳圣地。

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，不一样的年味却感受到了一样的幸福。

这种度假模式的过年又何尝不是一种仪式感呢？

他可能会赢,但我不会输



翟梦丽

“费德勒可能会赢，但我不会输。”职业生涯都在和费德勒对抗缠绵的纳达尔这样评价与对手的交锋。

2022 年，35 岁半的纳达尔在又一次接受膝盖手术后不到半年复出，一路过关斩将进入澳网决赛。这次他的对手是被称为“四小天王”之一的梅德韦杰夫。

赛前，即便是死忠球迷，也不敢期待纳达尔会赢。决赛输了两盘，第三盘，面对 3 个破发点，此时几乎所有观众都觉得梅德韦杰夫将赢得比赛的胜利。

奇迹发生了，纳达尔展现了战神的意志，最终 3：2 赢下比赛，为自己夺得第 21 个大满贯。

距离这场比赛已经过去半个月，我仍旧无法忘记在所有人都不相信他会赢的时候，纳达尔是如何咬牙坚持，一球一球为自己拼下了这场史诗级的逆转。

至少对于我来说，输赢早已不再是衡量这场比赛的标准。

“我可以输掉比赛，他可以击败我，但我不可以放弃。”赛后纳达尔回顾这场比赛，道出自己的心声，“如果我没有战斗到最后一刻，我是不能原谅自己的。”

这就是纳达尔对自己的要求，强大的

精神力量带给球迷的震撼和影响远超一个新的纪录。

澳网决赛后几天，一场难看至极的男足比赛在朋友圈刷屏。微博中有人评论中国男足的球员们仿佛是如同“社畜”一样上班打卡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以敷衍的态度对待比赛。

让大家失望的不仅仅是比赛的失利，还有运动员在身上的精气神。

竞技体育不是这样的，它是热血沸腾，是奋力拼搏，是挑战极限，它带给每一个在场边、在电视机前、在手机前的爱好者高昂的激情，它是疲惫生活中的光和热。

胜利固然重要，超越前人，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纪录，一直以来就是运动员和场下粉丝的追求。但站在一个个纪录、一场场比赛背后，我想，体育重要的，不仅是不断刷新新的纪录和不断超越的极限，更是在体育竞技中运动员的顽强的拼搏意志。

“重要的或许不是奖牌，而是从体育比赛里获得在平凡人生当中继续努力下去的鼓舞。”

或许我们无法在赛场上拼搏，但在生活中遇到难过的关卡，我们也可以想想纳达尔，努力像他一样永不言弃，坚持到最后。

冬奥会与“胜负欲”



徐慧

北京冬奥会恰逢春节假期，观看比赛，让孩子了解冰雪运动，想必是很多家庭的日常。对于年幼的小朋友来说，刚刚有了国家的意识，搭配上本就旺盛的“胜负欲”，比赛的结果或许就会引发他的“小脾气”。

我家的小家伙就是这样一有着旺盛“胜负欲”的孩子。

平时的扑克游戏、跳棋游戏里，常常是赢了就想一直玩下去，输了一次就不愿意再玩，这还是他对于玩得比较多的游戏的态度。

如果是一个新的游戏，只要输了一次，大哭着扑到妈妈怀里都是很常见的，甚至还会发脾气，说“我不喜欢妈妈了”。尽管说出口以后，他自己也很后悔，还会补上一句“就一小会儿”，但他对待胜负的态度却引起了我们的重视。

和孩子一起观看运动比赛，我更希望他了解运动精神、奥运精神，可以享受过程，而不仅仅重视结果。

冰壶混双循环赛是我家小朋友接触的第一个冰雪项目。尽管中国队失败了，但

看得出来，两位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，表现得非常沉稳，始终坚持、不放弃。虽然冰壶没有短道速滑、滑雪等比赛来的刺激，但依然精彩。

可是，对于小家伙却并不是这样，在得知中国队输给了对手以后，立刻撅起小嘴，满脸不高兴，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。憋了一小会儿，眼泪终于夺眶而出，他带着哭腔说，“我想要中国队赢”。

大家都想中国队赢啊！但运动比赛就是这样，奥林匹克格言是“更高、更快、更强、更团结”，但并没有更多奖牌或者更多金牌，也没有害怕恐惧失败。

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，用每一次的失败磨练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

对于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，这样的解释或许他现在还不能明白，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

小朋友后来眨巴着泪眼朦胧的双眼看着我，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然后说，“但我还是想要中国队赢啊”。

冬奥会还有很多天，我们会看到中国队拿到奖牌，当然其中一定会有金牌。

新春迎福



汪昊



年 味

年味似乎也随着年龄的增大逐渐减淡了。工作之后，假期越来越短，我也很难在家里吃上一碗元宵节的汤圆，不用听到那一句“收心”，便已经开始了工作。

从上大学到毕业再到工作，不知不觉来上海也已经快 6 年了，无论多大，每一次回家时都是放假的喜悦，每一次踏上返程的列车又是怅然若失的低落。

有人说，春节的魔力在于，让所有人默认按下了暂停键，让忙碌的工作和学业可以暂时停下，所有的烦心事也似乎可以暂时抛弃，享受这短暂而纯粹的幸福。

今年过年的时候，在众人的簇拥和“忽悠”之下，我上幼儿园的小外甥拿着铁盆向大人磕头讨要红包，头撞上盆的“哐哐”声引得所有人大笑。我才意识到，也许年味并不会消失，只是不同的年龄与心境它也会以不同的形态相伴，于 20 多岁已经工作的我来说，是值得珍惜的团圆与集中且密集的幸福时刻，而不知道这“哐哐”声，会不会成为他未来记忆里往昔的年味呢？

家乡的雪



魏艳阳

在我离乡返沪的第三天、正式上班的第二天，老家下雪了。在此之前，从我年前回家时起，天气预报就一直“信誓旦旦”地表示将有大雪，并让人们做好防寒准备。终于，在期待了一整个春节假期之后——我的愿望落空了。

我只能对着上海的绵绵阴雨，看着朋友圈里刷屏的大雪照片、视频，徒增羡慕与无奈。

老家已经很多年没有下过雪了，老天爷似乎连一片雪花都不肯施舍，记忆中最近的一场雪还停留在 2008 年。

在那年一股脑暴怒似地倾泻下惊人的大雪之后，好似雪神青女就此销声匿迹，任凭熊孩子们如何竭力呼唤都不予理睬。而我也在这一年又一年的期盼与落空中逐渐成长，离开学校，离开家乡。

“瑞雪兆丰年”，看到雪，大人们终于对地里的麦子放下心来，而儿时的我则欢欣又贪婪地享受着大雪带来的无穷乐趣。在门前堆一个巨大的雪人，把自己的围巾

慷慨地赠送给这位似乎并不怕冷的小伙伴，然后被母亲大人看到后赶紧扯下并臭骂一通。最惊喜的莫过于前一天还风平浪静、百无聊赖，第二天醒来却发现满世界已经染上雪白。这时的开心近乎于疯狂，面对满天地的银装素裹，脑子里迅速又混乱地酝酿着今天的计划。

如果院子里雪白无瑕的“地毯”还没有被讨厌的鸡鸭们踩出一片片三角形“小树叶”，那便是喜上加喜。当然，“白地毯”最后还是会在我的央求声中，被爸妈以需要干活为由留下大大的脚印。

在那些每逢年终便会惯常下雪的年份里，过年、寒假、雪花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，我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它们带给我的快乐，似乎一切就是这么理所当然、不会改变。

如今我终于明白了，很多理所当然其实都脆弱不堪。春节会慢慢变得索然无味，长长的假期一去不返，漫天的鹅毛大雪则悄悄隐于记忆的深处，而当它再次出现时，那个一心期盼的人却无缘再与之邂逅。



张旭凡

“又一届”春节假期在步履匆匆中陡然结束，还没来得及缓上一缓，开工首日的我已经坐在工位上敲击着键盘，每当此时便不由地感慨一句：时间过得也太快了！

我还记得小的时候，过年总是从大扫除和置办年货开始的，倒计时许多天前就已经开始收拾屋子、炸丸子、做蛋饺；

大年三十一大早穿上新衣服，贴春联、放鞭炮，一天里吃数次“年夜饭”、收一笔笔红包；

大年初一开始走亲戚、互相拜年；正月十五，在团圆的饭桌上，长辈们会说“年过完了，也该收心上学了”。

至此，春节的余味才一天天逐渐慢慢消退，一切按部就班，年年如此。

长大之后，我离开家来到上海上学，但是假期总归是长的，也能勉强走完一整套春节流程。而近年来，却很难听到和倒计时一起响起的烟花爆竹，疫情下亲戚之间的拜年走动也逐渐减少。总感觉，